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
第五十一回 再顯魂羅成雪恨 破饒州黑闥伏誅

詩： 蜀江一帶向東傾，江上崑峨白帝城。

自古山河歸帝主，子嬰虛共漢家爭。
光武經營業未興，王郎兵革恣憑陵。
須知後漢功臣力，不及滄沱一片冰。
銅柱高標險塞垣，南蠻不及犯中原。
功成自合分茅土，何事翻銜惹艾冤。
烈火西焚魏帝旗，周郎開國虎爭時。
交兵不暇揮長劍，已挫英雄百萬師。
休論弔漢君臣事，再表忠魂訴怨詞。

不題唐營奏凱，話說漳南二將回營，見蘇定方，常克新說：「總兵大人！末將交戰之頃，只見空中有一神人，帶領陰兵，神號鬼嘯，殺將下來，我兵自亂，折了一支人馬！」蘇定方大惱道：「我久歷戰場，哪有這等邪事？本是自存畏怯，豈能鼓士卒之勇！我明日親自領兵，看有甚麼神將！」到了次日，定方全副披掛，威風凜凜，殺氣昂昂，跨下金睛斑豹馬，手提鋼鐵鏗龍刀，領兵擁出軍門挑戰。巡哨馬報入唐營，茂功說：「主公！今日著殷開山領兵，臣等保駕督陣。如有陰兵，主公就得見了。」殷開山全裝披掛，領一支兵出營，躍馬當先，擎刀交戰。

二將陣前發怒，三軍乍遇交鋒。各施武藝逞英雄，拼命捐軀出眾。斧砍刀鉞似雪，刀揮斧疾如風。紛紛大殺戰場中，空內陰兵又湧。

只聽得定方後哨，眾軍士喊叫：「又有神兵殺下來了！」蘇定方回頭一看，果然正西上，有一員白袍素甲神將，帶領陰兵，神號鬼嘯，殺將下來。定方撥轉馬就走。唐將把漳南人馬，又殺一陣。殷開山急進中哨，報知秦王。秦王說：「我因看漢將刀法精熟，不曾見有陰兵！」問殷開山：「你曾見麼？」殷開山說：「只聽得他那裡陣上喧嚷，我這裡沒人見！」正說之間，只見陰雲四起，冷氣侵人。茂功說：「主公！陰兵到了！眾將都退後哨，止留秦將軍、敬德在此保駕！」

殺敗定方逃命去，不知助陣是何神。
多言小將羅成死，敢是東方屈死臣。
叔寶秦王觀仔細，尉遲馬上驗虛真。
君臣四面凝眸看，兩面旗開閃過人。
玉罄明盔頭上戴，纓飄一簇錦團新。
體掛白羅袍一領，身穿銀甲砌魚鱗。
袋內弓彎秋月樣，壺中箭插皂雕翎。
腕懸鐵筒渾如蟒，手執長槍皎似銀。
棄鎧離鞍飛下馬，躬身參拜二儲君。
陰帥腮邊流痛淚，英魂口內吐哀情：「我王龍耳聽臣訴，玉葉英齊太不仁。自從隨駕邊庭上，五次三番要斬臣。多感眾官相勸勉，又施毒計害殘生。」

揀成十惡紅沙日，特遣微臣去戰徵。
豈料漳南多詭計，數番詐敗賺吾軍。
周希坡下軍屯陣，誤入天羅地網門。
當時遂了英齊意，不發明橋救應兵。
拼命當先追漢將，槍筒橫衝餓虎群。
連敗劉朝十八陣，臨河耀武要交爭。
不防陷在淤泥內，閃過漳南數萬軍。
放箭七枝傷漢將，恨難插翅望空騰。
漢兵亂放雕翎箭，獨手難遮喪了魂。
一自投唐逢聖主，未曾保駕立功勳。
在生多受唐朝祿，死後陰魂報主恩。
殿下高抬明鏡照，鑒察銜冤負屈臣。
敬德皇兄咸在此，相煩傳語我家門！」
言罷眾官才肯信，軍前羅將顯靈英。
尉遲打動深烏馬，手舉鋼鞭怒髮根。
望空一打隨風散，鬼將神兵杳沒形。
不知士信歸何處，哭殺秦王兩淚傾！

秦王說：「勇夫！我正要問他端的，你怎麼就打散了？」敬德說：「既死就罷，鬼魂不必與他多說！」茂功說：「殿下！要見羅成不難，就在前面！」縱馬加鞭，直至周希坡，見羅成連人和馬，陷在淤泥內，屍首端然坐在馬上。秦王即令軍士，把羅成屍首抬上岸來。軍士們下水去抬，二十個人也抬不動，三十個也抬不動，便是五十軍也抬不動。秦王說：「眾軍士且迴避，羅成在唐朝有功，不曾受享富貴，待我拜謝陰靈！」

款款舒腰前下拜，高聲痛哭喚靈魂。
一拜起來重又拜，躬身施禮復躬身。
拜下好如龍探爪，起來一似虎騰雲。
須臾八拜平身罷，那將軍兩腳騰空落在塵！

眾軍士把羅成屍首抬上岸來，秦王吩咐：去了渾身箭桿，香湯沐浴，換過衣裳數襲，取一具棺木，以禮殯殮，隨著唐儉帶半千軍士，護送羅成棺木，回京安葬，奏上朝廷。可憐羅成爭功陣亡！有一子羅通，年方三歲，係功臣之後，月給俸米恩養。唐儉領了令旨，送棺木回朝不題。

話說秦王又令起造祠堂，取石鐫碑，歲時享祀。茂功說：「主公不可造次！不出二十年，羅成要轉世為臣，保駕殿下。若建祠立碑，就不能出世了。」秦王說：「這等停止立廟，止備禮儀祭祀！」傳令收拾人馬回營。

且說蘇定方兵敗，單騎回營，入中軍帳坐下。正發放軍情，哨馬來報：「五鎮諸侯人馬到了！」定方帶領將佐，迎接進中軍帳，施禮坐下，把人馬屯作五營。定方說：「有勞列位大王，鞍馬風霜！」吩咐排筵宴，接待五王。幸殺牛馬，犒勞軍士。卻早樵簷歌昏歸野徑，漁舟唱晚集沙汀。次日，定方升帳，眾將俱進中軍聚議。定方說：「取威定伯，全在今日交兵！煩列位大王，用心

竭力，共取江山，均同分亨！今日兵分五哨，分佈五虎出山五陣，務要與唐家定決雌雄！」淮陽輔公佑領兵，王賽虎為副；慶州楊文乾領兵，常克新為副；東王高運成領兵，董康邁為副；靜江張大安領兵，王院為副；蘇定方自領兵，蕭規為副。高雅賢須一支兵游擊策應，雄州劉守光殿後督陣。分撥已定，眾將全裝披掛。

盔纓五色，雜彩袍新。熟銅鐵甲，鑾帶絲繩。長戈利刃，駿馬龍鱗。踏碎雷車霹靂鬼，掣開閃電夜叉神！

三聲信炮，各領人馬出營，列成五方陣，鳴鑼擂鼓挑戰。唐營巡哨馬，報知秦王。秦王問茂功：「今日怎麼調兵？」茂功說：「主公！我這裡也打發五哨人馬迎敵，秦叔寶、裴仁基為副，尉遲恭、侯君集為副，段志玄、薛萬澈為副，程咬金、武士護為副，殷開山、馬三保為副，臣與眾總管保駕督陣，留長孫順德、高士廉鎮守營寨。」調遣完備，眾將披掛齊整，領軍出營，金鼓齊鳴，擺下兩儀陣勢，各不通名交戰。秦叔寶戰定輔公佑，尉遲恭敵著楊文乾，程咬金門著高運成，殷開山迎著張大安，段志玄擋住蘇定方。

喧天擂鼓，東洋海滾出春雷；震地鑼鳴，崑崙山飛來霹靂。騰騰殺氣，遮籠了四面八方；黯黯微雲，盤旋著五雷六甲。冷森森兵刃，半空中玉蟒銀蛟；寒滲滲干戈，盔頂上風狂雪攪。直殺得白雲出洞難歸岫，紅日撐空不敢移！

眾將正戰之間，高雅賢催兵往來游擊。秦王說：「這賊輕自出陣，誰去擒拿？」言未絕，王當仁擎刀，一騎馬趕上擋住，喝一聲：「督陣官休走！」掄刀劈去，高雅賢掣刀就迎。戰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唐陣上長孫無忌，撩斜一騎馬，掄刀飛滾進來，手起刀落，只見：銀盔倒罩，一輪明月墜塵埃；靴勒騰空，兩片烏雲飛草莽。大喝一聲，把高雅賢砍於馬下。長孫無忌獻了首級，復回本陣。

秦王問茂功：「那陣後帥旗下料陣的黑臉大漢，是什麼人？」茂功說：「是雄州燕王劉守光！」秦王問說：「我如今待暗算他，可去得麼？」茂功說：「主公去得！」秦王縱馬，跑出本陣，趨步近前，忙向飛魚袋口取弓，走獸壺中拔箭。扯滿弓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燕王面門，兜腦背後透出狼牙箭，兩腳蹬空，跌下馬來。秦王射死了劉守光，他那裡後哨軍就亂了。戰場中將官慌慌張張，撥轉馬亂逃，被唐將奮勇一齊趕上。秦叔寶簡打輔公佑，裴仁基刀砍王賽虎，尉遲恭鞭擊楊文乾，侯君集槍刺常克新，程咬金斧劈高運成，武士護又刺董康邁，殷開山斧砍張大安，馬三保箭射王院，薛萬澈刀砍蕭規，單走了蘇定方。四下裡兵勢連天，圍裏將來，砍倒帥旗混殺。只見：人頭落地如瓜滾，鮮血盈郊似水傾。大戰一陣，剿滅五路諸侯，眾將收拾人馬，簇擁秦王回營。進中軍帳坐下，眾將都來獻功。

茂功說：「今日取勝，若不是主公一箭射死燕王，你眾將還未能立功！」叔寶說：「軍師！果然是殿下洪福，一箭成功！」秦王吩咐記功官書寫眾將功勞，犒賞已畢。茂功說：「主公！不要遲延，趁他勢敗，黑闥止仗蘇定方，並五郡人馬，今已殺敗，止有定方逃回漳南。如今乘勢把人馬趨上漳南！」號令一傳，六軍起寨，人馬雲飛霧卷，旌旗電閃星馳。趨行不題。

且說蘇定方止剩一人一馬，徑回漳南洛州，來至朝前下馬。漢東王視朝，官校來奏：「有總兵官蘇定方等旨！」「宣至寶殿！」朝見已畢，漢東王問說：「蘇將軍！伐唐勝負如何？」定方奏說：「臣該萬死！起兵時，托主公洪福，盡復了舊日山河。次後來，天數不常，人馬盡被唐家廢了，五鎮諸侯，一網皆休！」漢東王見說大驚：「如今駕前止有三千護駕軍，沉糧草空乏，倘若唐軍乘虛直搗，將何禦敵？」言未絕，各門頭目來報：「有唐朝大隊人馬，臨城下寨！」劉黑闥見報，魂散魄消，問蘇定方：「唐軍臨城，如何是好？」定方說：「以臣愚論，我主可遷都饒州，避其鋒銳，分兵一千與臣，在此死守洛州城池。主公今晚暗地出城，徑上饒州，招集義勇，再整精兵，打發糧草來接應，待臣禦敵，力圖恢復！」漢東王准奏。一面收拾金枝玉葉，六院三宮，帶二千護衛親軍，到了二更時分，開了洛州城門，人盡銜枚，馬皆勒口，徑往饒州躲避。有唐營哨馬，飛報秦王知道。茂功說：「兵貴神速，不宜遲緩！著尉遲恭、程咬金、殷開山、段志玄領一萬人馬，圍住洛州城；主公親統大兵，連夜追剿！」軍行流水，馬走雲飛。直追至饒州城，劉黑闥一面才進得城，卻好秦王軍到。分撥人馬圍城，鳴鑼擂鼓，吶喊搖旗。

話說饒州刺史諸葛德威，聞報唐兵圍城，心下躊躇：「唐家本是真命天子，因蘇定方勉強扶劉，以此又延二載。我夜來仰觀乾象，黑闥氣數已終。自古說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不如擒了黑闥，歸降唐朝，以救一郡生民之命！」德威連忙披掛，帶了家兵，徑進帥府，擒住黑闥，安撫軍士。把黑闥繩纏綁，開了饒州城，徑至軍門，獻誠投降。香花結彩，鼓樂鑾駕。迎接秦王入城，帥府坐下。朝賀已畢，秦王傳令：「吩咐刀斧手，把黑闥斬首轅門！」不多時，獻上首級，秦王就令在饒州誇令。封點倉庫，掛榜安民，改換大唐旗號。秦王又著諸葛德威暫署饒州事，待申奏朝廷，別換文憑授職。德威叩頭謝恩，奏說：「殿下！今黑闥既誅，地方俱已寧謐，止有蘇定方見居洛州。此人文武兼備，事母至孝，家屬見在衛州。殿下差人先係其母，不勞兵刃，定方決然歸降，庶不失一員名將，於國有益！」茂功說：「主公！趙人馬到衛州，先拿他家屬去！」秦王傳令起兵。定成捉虎擒龍計，布就羈鎖鎖將謀！黑闥稱王甫二春，饒州兵敗竟亡身。